清史稿/卷36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三百六十六

清史稿
卷三百六十七

卷三百六十八

列傳一百五十四

長齡

長齡，字懋亭，薩爾圖克氏，蒙古正白旗人，尚書納延泰子，惠齡之弟也。乾隆中，由繙譯生員補工部筆帖式，充軍機章京，擢理籓院主事。從征甘肅、台灣、廓爾喀，累擢內閣學士，兼副都統。嘉慶四年，授右翼總兵。五年，赴湖北剿教匪，為領隊大臣，數敗高天升、馬學禮於川、楚交界，授宜昌鎮總兵。又敗徐天德、苟文明等。六年，擢湖北提督，署總督。七年，敗樊人傑、曾芝秀等，予雲騎尉世職。以病回京，歷左翼總兵，出為古北口提督。九年，授安徽巡撫，擒蒙城教匪餘連。十年，調山東。十二年，擢陝甘總督，討平西寧叛番。十三年，坐在山東供應欽差侍郎廣興動用庫帑，褫職，戍伊犁。尋予藍翎侍衛，充科布多參贊大臣。十六年，授河南巡撫。十八年，复授陝甘總督，剿擒南山匪首萬五等，晉騎都尉世職。

二十一年，予都統銜，充伊犁參贊大臣，命察治回匪圖爾邁善獄，劾罷將軍松筠，遂代之。二十二年，复授陝甘總督。道光元年，加太子少保，協辦大學士，留總督任。二年，署直隸總督。會青海野番滋事，命回陝甘，遣總兵穆爾泰、馬騰龍討平之，賜雙眼花翎，拜文華殿大學士，管理籓院事，召還京。尋以青海奏凱後，野番复渡河劫掠，奪雙眼花

翎。三年，授軍機大臣，管理戶部三庫，充總諳達。四年，出為雲貴總督，五年，調陝甘，改授伊犁將軍。

初，回疆自乾隆中戡定後，歲徵貢稅頗約。旋懲於烏什之亂，由辦事大臣縱肆激變，益慎選邊臣，回民賴以休息。久之，法漸弛，蒞其任者，往往苛索伯克，伯克又斂之回民。嘉慶末，參贊大臣斌靜尤淫虐，失眾心。張格爾者，回酋大和卓木博羅尼都之孫也。博羅尼都當乾隆中以叛誅，至是張格爾因眾怨糾安集延、布魯特寇邊。道光二年，逮治斌靜，代以永芹，亦未能撫馭。四年秋、五年夏兩次犯邊，領隊大臣巴彥圖敗績，遂益猖獗。

六年六月，張格爾大舉入卡，陷喀什噶爾、英吉沙爾、葉爾羌、和闐四城，命陝甘總督楊遇春駐哈密，督兵進剿。長齡疏言：「逆酋已踞巢穴，全局蠢動。喀城距阿克蘇二千里，四面回村，中多戈壁，非伊犁、烏魯木齊六千援兵所能克。請速發大兵四萬，以萬五千分護糧台，以二萬五千進戰。」詔授長齡揚威將軍，遇春及山東巡撫武隆阿為參贊，率諸軍討之。十月，師抵阿克蘇。時提督達凌阿等已敗賊渾巴什河，張格爾以眾三千踞柯爾坪，令提督楊芳襲破之。大雪封山，兵止未進，疏言：「前奉旨兵分二路，正兵由中路台站、奇兵由烏什草地，繞出喀城，斷其竄遁。惟烏什卡倫外直抵巴爾昌，山溝險狹，戈壁數百里，所經布魯特部落，半為賊煽，未可孤軍深入。且留防阿克蘇、烏什、庫車兵八千餘，其延、綏、四川兵尚未到。進剿之步騎止二萬二千，兩路相距二十餘站，聲息不通。喀城賊眾不下數十萬，非全軍直搗，反正為奇，難期無失。喀城邊外凡十卡，皆接外夷，恐賊敗遁，已諭黑回約眾邀截。」

七年二月，師至巴爾楚軍台，為喀、葉二城分道處，复留兵三千以防繞襲。進次大河拐，賊屯洋阿爾巴特，　　夜來犯營，卻之。遂由中路進，殲賊萬餘，擒五千。越三日，張格爾拒戰於沙布都爾，多樹葦，決水成沮洳，賊數万臨渠橫列。乃令步卒越渠鏖鬥，騎兵繞左右橫截入陣，賊潰，追逾渾水河，擒斬萬計。又越二日，進剿阿瓦巴特，分三路掩殺，俘斬二萬有奇。追至洋達瑪河，距喀城僅十餘裡，賊悉眾十餘萬背城阻河而陣，亙二十餘裡，選死士夜擾其營。會大風霾，用楊遇春策，遣索倫千騎繞趨下游牽賊勢，大兵驟渡上游蹙之，賊陣亂，乃大奔，乘勝抵喀什噶爾，克之。時三月朔日也。張格爾已先遁，獲其侄與甥，及安集延酋推立汗、薩木汗。分兵令遇春下英吉沙爾、葉爾羌，芳下和闐，於是四城皆复。

上以元惡漏網，嚴詔詰責，限速捕獲。六月，遇春、芳率兵八千出塞窮追，遇春屯色勒

庫，芳屯阿賴，諭各部落擒獻。浩罕遣諜誘官軍入伏，鏖戰幾殆，僅得出險。詔斥諸將老師糜餉，留兵八千，餘命遇春率兵入關，芳代為參贊。當大軍之出，密詔詢將軍、參贊：事平後，西四城可否仿土司分封。至是，長齡疏言：「愚回崇信和卓，猶西番崇信達賴，即使張逆就擒，尚有兄弟之子在浩罕，終留後患。八千留防之兵難制百萬犬羊之眾。博羅尼都之子阿布都哈里尚羈在京師，惟有赦歸，令總轄西四城，可以服內夷、制外患。」武隆阿亦以為言。上切責其請釋逆裔之謬，並革職留任，命那彥成為欽差大臣，代長齡籌善後。

張格爾傳食諸部落，日窮蹙。長齡等遣黑回誘之，率步騎五百，欲乘歲除襲喀城。芳嚴兵以待，賊覺而奔，追至喀爾鐵蓋山，擊斬殆盡。張格爾僅餘三十人，棄騎登山，副將胡超、都司段永福等擒之。八年正月，捷聞，上大悅，錫封長齡二等威勇公，世襲罔替，賜寶石頂、四團龍補服、紫韁，授御前大臣。諸將封賞有差。五月，檻送張格爾於京師，上御午門受俘，磔於市。晉長齡太保，賜三眼花翎，圖形紫光閣。尋回京，命親王大臣迎勞，行抱見禮於勤政殿。授閱兵大臣，管理藩院及戶部三庫，正大光明殿賜凱宴，賜銀幣，授領侍衛內大臣。恩禮優渥，並用乾隆朝故事，時稱盛焉。

十年秋，浩罕以內地安集延被驅逐，貲產皆鈔沒，積怨憤，遂挾張格爾之兄玉素普及其黨博巴克等復入邊，圍喀什噶爾、英吉沙爾二城，且犯葉爾羌。復命長齡為揚威將軍，往督師。會葉爾羌辦事大臣璧昌連破賊，長齡令參讚哈哷阿、提督胡超分路進援喀、英二城，賊聞風解圍遁出塞。於是偕伊犁將軍玉麟合疏陳善後事，略曰：「此次入寇，與張格爾不同，不過烏合夷眾，挾驅逐鈔沒之憾，虜掠取償，無志於土地人民。各白回畏賊騷掠，助順守禦，亦非上年甘心從逆之比。此時戰緩而守急。惟兵未至而賊已先逃，兵久駐而賊無一獲，戰守俱無長策。諸臣條奏增兵廣屯，以省徵調，言之似易，行之實難，即收效亦在數十年之後。若仿土司以西四城付阿奇木伯克，回性懦弱，非浩罕敵；苟無官兵守禦，賊至必如入無人之境。臣等再四籌商，統兵之人宜立不敗之地，斯能製人而不為人制，惟有移參贊大臣於葉爾羌，其地本回疆都會，距喀什噶爾六站，在不遠不近之間。再移和闐領隊大臣備調遣。喀什噶爾留換防總兵一，與英吉沙爾領隊為犄角。巴爾楚克駐守總兵一，為樹窩子咽喉鎖鑰。六城相距均不過數百里。於西四城額兵六千之外，留伊犁騎兵三千，陝甘綠營兵四千，量分駐守，而以重兵隨參贊居中調度。新兵糧餉，請於各省綠營兵額內裁百分之二，歲省三十餘萬，以為回疆兵餉。俟屯田有效，即以回疆兵食守回疆，仍撤回內地餉額。」又疏請招民開墾西四城閒地以供兵糈。又請添設同知二、巡檢五，由陝、甘選勤能之員任之。並下廷議，往復再三，罷設文員，減滿、漢兵二千五百名，新增餉需不過十萬兩，各城額徵糧科可敷供支，乃允行。以璧昌

為參贊大臣，各城聽節制。其辦事、領隊各大臣，命長齡等保奏任用。

浩罕懼大軍出討，乞援俄羅斯，俄人拒之，乃遣頭人詣軍求通商。長齡責縛獻賊目，釋還兵民，來報原還俘虜，复乞免稅，並給還所沒貲財。上方欲示以寬大，且謂獻犯亦不足信，一切允之。浩罕喜過望，進表納貢通商如故，邊境乃安。

長齡駐回疆凡兩載，十二年，回京，晉太傅，管理兵部，調戶部，賜四開褉袍。十七年，以病乞休，上親視其疾，溫詔慰留。以八十壽，晉一等公爵。次年，卒，上震悼，親奠，賜金治喪，入祀賢良祠、伊犁名宦祠，謚文襄。十九年，命每次謁陵後，賜奠其墓。子桂輪，襲公爵，官至烏里雅蘇台、杭州將軍，謚恪慎。孫麟興，襲爵，亦官烏里雅蘇台將軍。

那彥成

那彥成，字繹堂，章佳氏，滿洲正白旗人，大學士阿桂孫。乾隆五十四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直南書房。四遷為內閣學士。嘉慶三年，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。遷工部侍郎，調戶部，兼翰林院掌院學士。擢工部尚書，兼都統、內務府大臣。那彥成三歲而孤，母那拉氏，守志，撫之成立，至是三十載，仁宗御書「勵節教忠」額表其門。

時教匪張漢潮久擾陝西，參贊大臣明亮及將軍慶成、巡撫永保同剿之，互有隙，師行不相顧。是年秋，命那彥成為欽差大臣，督明亮軍，褫慶成、永保職，逮治。那彥成以樞臣出膺軍寄，意銳甚。明亮聞其將至，急擊賊敗之，漢潮伏誅。帝嘉其先聲奪人，特詔褒美。漢潮黨冉學勝亦狡悍，猶在陝。冬，敗之五郎。竄秦嶺老林，又迭敗之高關峪、夾嶺、鳳皇山。賊乘間逸入湖北、河南境。五年春，進兵漢中，遂入棧剿川匪，追出棧，大破之隴州隴山鎮，俘斬甚眾，授參贊大臣。會經略額勒登保病，上以那彥成隴山捷後，軍威已振，命兼督各路兵。高天升、馬學禮陷文縣，踞卡郎寨。乘夜渡河破之，賊南竄，趨松潘、岷州。額勒登保病起，合擊敗之，餘賊將竄川境，即陰平入蜀道也。那彥成以地險不利騎兵，檄總兵百祥迎擊於農安，自率師回陝。初，那彥成西行，以南山餘賊付巡撫台佈。繼而川賊五家營至與合，欲東犯，台佈遣將扼之。賊趨鎮安，張世龍、張天倫為經略大兵所驅，亦奔鎮安，群賊皆注　　漢北山內。額勒登保追入老林，賊向商，雒，為楊遇春所破，始不敢東。那彥成與會師鎮安。商、雒賊折犯楚境。上以軍事不得要領，召回京面詢方略，而高、馬二賊入川後益張，總兵施縉戰歿，詔斥那彥成縱賊，罷軍機、書房一切差使。及至，召對，忤旨，再斥在陝漫無佈置，面詢兵事餉事，惟諉

諸劫數未盡，且有忌額勒登保戰功意，褫尚書、講官、花翎，降翰林院侍講。歷少詹事、內閣學士。

七年，赴江西按巡撫張誠基被劾事，未定讞，兩廣總督吉慶以剿會匪被譴自戕，命往鞫。八年，率提督孫全謀平會匪，條上善後，署吏部侍郎。擢禮部尚書。九年，复授軍機大臣，赴河南鞫獄，未畢，命署陝甘總督，治搜捕餘匪善後事宜，手詔戒之曰：「汝誠柱石之臣，有為有守。惟自恃聰明，不求謀議，務資兼聽並觀之益，勿存五日京兆之見。」未幾，調授兩廣總督。廣東土匪勾結海寇為患，久不靖。那彥成以兵不足用，乃招撫盜首黃正嵩、李崇玉，先後降者五千餘人，獎以千總外委銜及銀幣有差。巡撫孫玉庭劾其賞盜，降藍翎侍衛，充伊犁領隊大臣。既而李崇玉檻送京師，訊得與正嵩皆受四品銜守備劄，褫職戍伊衛。十二年，复予二等侍衛，充領隊，調喀喇沙爾辦事大臣，又調西寧，平叛番，擢南河副總河。以荷花塘漫口合而復決，降二等侍衛。歷喀喇沙爾、葉爾羌辦事大臣，喀什噶爾參贊大臣。十四年，复授陝甘總督。

十八年，河南天理會教匪李文成等倡亂，陷滑縣，直隸、山東皆響應，林清糾黨犯禁門。初，命總督溫承惠往剿，清既誅，乃發京兵，授那彥成欽差大臣，加都統銜，督師率楊遇春、楊芳等討之，迭詔責戰甚急。那彥成以小丑不足平，惟慮遁入太行，勢且蔓延，十月，至衛輝，合師而後進。賊踞桃源集、道口，與滑縣為犄角，連敗之於新鎮、丁欒集。遇春擊破道口，殲賊萬餘，焚其巢；尋破桃源集，追道口餘賊，抵滑縣。文成遁輝縣司寨，楊芳、德英阿追破之，文成自焚死。親督遇春等圍滑城數旬，以地雷攻拔之，獲首虜二萬餘。山東賊亦平。捷聞，加太子少保，封三等子爵，賜雙眼花翎，授直隸總督，賜祭其祖阿桂墓。

二十一年，坐前在陝甘移賑銀津貼腳價，褫職逮問，論大辟；繳完賠銀，改戍伊犁。會丁母憂，詔援滑縣功，免發遣。二十三年，授翰林院侍講。歷理藩院、吏部、刑部尚書，授內大臣。道光二年，青海野番甫定复擾，命那彥成往按，遂授陝甘總督。驅私住河北番族回河南原牧，嚴定約束，緝治漢奸，乃漸平。五年，調直隸。七年，回疆四城既复，命為欽差大臣，往治善後事。先後奏定章程，革各城積弊。諸領隊、辦事大臣歲終受考覈於參贊大臣，又總考覈於伊犁將軍，互相糾察；增其廉俸，許其攜眷，久其任期。印房章京由京揀選，不用駐防。除伯克賄補之弊，嚴制資格，保舉迴避。五城叛產歸官收租，歲糧五萬六千餘石，支兵餉外，餘萬八千石為酌增各官養廉鹽米銀之用，有餘則變價解阿克蘇採買儲倉。改建城垣，增卡堡，練戍兵。浩罕為逋逃藪，所屬八城，安集延即其一。嚴禁茶葉、大黃出卡。盡逐內地流夷，收撫各布魯特，待其款關求貢，然後撫

之。詔悉允行。張格爾既誅，加太子太保，賜紫韁、雙眼花翎，繪像紫光閣，列功臣之末。

浩罕匿張格爾妻孥，詐使人投書伺隙。那彥成禁不使與內地交接，絕其貿易。九年，使人出卡搜求逆屬，上慮其邀功生事，召還京，仍回直隸總督任。未及兩歲，西陲復不靖。論者謂那彥成驅內地安集延，沒貲產、絕貿易所致。十一年，詔斥誤國肇釁，褫職。十三年，卒，宣宗追念平教匪功，賜尚書銜，依例賜卹，謚文毅。

那彥成遇事有為，工文翰，好士，雖屢起屢躓，中外想望風采。子容安、容照。

子容安

容安，廕戶部主事，襲子爵。歷侍衛、副都統。從長齡徵回疆有功，歷伊犁參贊大臣。亂事再起，容安率兵四千五百赴援，抵阿克蘇，遷延不進。由和闐繞道，又分兵烏什，致喀、英二城圍久不解。褫職逮治，讞大辟。尋以二城未失，從寬改監候，罰繳和闐軍需，貸死戍吉林。父喪，釋還。數年卒。

子容照

容照，以大臣子予侍衛。累擢內閣學士。亦從征回疆，隨父治善後。擢理藩院侍郎。容安既獲罪，襲子爵。繼因那彥成被譴，同褫職。起，歷馬蘭鎮總兵。治獄失入，复褫爵職。以侍衛從揚威將軍奕經防廣東。充庫倫辦事大臣，復為馬蘭鎮總兵。咸豐中，從尚書恩華剿捻匪有功，加副都統銜。以疾回京，卒，賜血冂。孫鄂素，襲爵。

玉麟

玉麟，字子振，哈達納喇氏，滿洲正黃旗人。乾隆六十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嘉慶初，三遷為祭酒。歷詹事、內閣學士。纂修實錄久，特詔充總纂，奏事列名總裁後。入直上書房。歷禮部、吏部侍郎，典會試。奉使鞫安徽壽州獄，及湖北官銀匠侵虧錢糧事，大吏並被嚴譴。後歷赴湖南、江西、直隸、河南按事，時稱公正。十二年，督安徽學政，調江蘇。十六年，兼右翼總兵。坐吏部銓序有誤，奪職。未幾，授內閣學士，兼護軍統領、左翼總兵，遷戶部侍郎。十八年八月，車駕自熱河回蹕，迎至白澗，先還京。會林清逆黨犯禁門，率所部擊捕；坐門禁懈弛，褫職。十九年，予三等侍衛，赴葉爾羌

辦事。二十二年，加副都統銜，充駐藏大臣。歷左翼總兵、鑲白旗漢軍副都統，遷左都御史，禮部、吏部、兵部尚書。

道光四年，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。六年，回疆亂起，西四城皆陷。阿克蘇辦事大臣長清獨能固守卻賊，先由玉麟論薦，詔特嘉之，賜花翎。七年，兼翰林院掌院學士，充上書房總師傅，加太子少保。八年，回疆既定，晉太子太保，繪像紫光閣。

上方廑顧西陲，以玉麟悉邊務，九年，特命出為伊犁將軍。疏言：「浩罕將作不靖，請緩南路換防。阿坦台、汰劣克屢請投順，包藏禍心，添巡邊兵以備禦。伊薩　　克忠勇能事，責令乘機謀之。近夷布呼等愛曼恭順，重賞以固其心，則卡外動靜俱悉。」詔如議行，並令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札隆阿為之備。札隆阿誤信汰劣克等，不之疑也。十年秋，安集延果引浩罕內犯，喀什噶爾幫辦大臣塔斯哈率兵出禦，遇伏陷歿。札隆阿將棄城退守阿克蘇，玉麟急疏聞，請責長清等速籌糧儲，哈豐阿速進攻，發伊犁兵四千五百名，令容安率之赴援。容安至阿克蘇，與長清議，中途有朵蘭回子梗阻，令哈豐阿、孝順岱由和闐草地進兵。玉麟疏劾曰：「喀、英兩城被困兩月，賊勢尚單，易於援剿，由大路直赴葉爾羌，二城之圍自解。迂道和闐，須一月方至，賊勢漸厚，哈豐阿軍未必得力。阿克蘇現集兵不下萬人，僅以三千人繞路進發，留兵坐糜餉糧，實屬非計。札催十數次，該大臣等始以糧運遷延，後又稱蒙兵、民遣皆不足恃。計程裹糧二十日足用，後路轉運已源源而來。前年克復四城，民遣得力，渾巴什河之捷，土爾扈特出力較多。近日璧昌以少勝眾，豈沿邊零匪轉不能就地殲除？請將長清等嚴行申飭。」上韙其言，仍促哈豐阿進兵。及長齡督楊芳、胡超等大兵至喀、英二城，賊已遠遁。玉麟疏言：「賊勢渙散，現調官兵不止四萬，月需糧萬五千石，運費十餘萬兩。請停止續調四川、陝、甘兵，並飭回疆各城採買糧餉，較之戈壁轉輸，節省不止倍蓰。」從之。

初張格爾之就擒也，回子郡王銜貝子伊薩克實誘致，諸夷忌之，亂起，兵民謀劫掠，事泄，誅首犯，逐流民。怨者譌言伊薩克通賊，遂圍劫其家，並殺避亂回眾二百餘人。札隆阿不能制，反附和劾囚之。玉麟以伊薩克身膺王封，助亂得不償失，子孫在阿克蘇，家業在庫車，豈無顧慮？疏陳其可疑，命偕長齡會鞫，得札隆阿懼罪欲殺之以掩跡，及委員章京等捏奏迎合誣證狀，札隆阿以下坐罪有差，復伊薩克爵職，回眾大服。

時諸臣議回疆事宜，玉麟上疏曰：「閱固原提督楊芳添兵招佃奏稿，稱四川總督鄂山有請西四城改照土司之議。伏思回疆自入版圖，設官駐兵，不惟西四城為東道藩籬，南八城為西陲保障，即前後藏及西北沿邊蒙古、番子部落，皆賴以鞏固。若西四城不設官兵，

僅令回人守土，誠恐回性無恆，又最畏布魯特強橫，轉瞬即為外夷所有，則阿克蘇又將為極邊矣。其迤東之庫車、喀喇沙爾、吐魯番、哈密等城，必至漸不安堵。以形勢論，脣亡則齒寒；以地利論，喀什噶爾、葉爾羌、和闐三處為回疆殷實之區。舍沃壤而守瘠土，是藉寇兵而齎盜糧也。楊芳所謂守善於棄，實不易之論。至請將喀什噶爾參贊移遷阿克蘇，殊非善計。該處幅員狹隘，不足為重鎮。且距喀城二千里，有鞭長不及之患。其所陳招佃通商各條，則為治邊良法，請用之。」於是詔髮長齡密陳十條及中外奏議，交玉麟悉心籌畫。十一年，偕長齡會疏，上定以參贊大臣移駐葉爾羌，暨善後諸政，具詳長齡傳。十二年，事定，回伊犁，調劑番戍官兵以均勞逸。惠遠城南瀕河，定歲修之例；以待種之地租給回民，收租充兵食，並為贍孤寡備差操諸用。拓敬業官學學舍，創建文廟。宣宗特頒扁額以重其事，邊徼士風漸蒸蒸焉。十三年，命回京，以特依順保代之。行至陝西，卒於途次。上聞震悼，優詔賜卹，贈太保，入祀賢良祠。柩至京，親臨賜奠，謚文恭。伊犁請祠祀，允之。

特依順保

特依順保，鈕祜祿氏，滿洲正白旗人。由吉林前鋒長從征廓爾喀，有功。嘉慶中，從長齡剿教匪，屢破高天升、馬學禮，賜號安成額巴圖魯。累擢甘肅西寧鎮總兵。十八年，從那彥成討滑縣教匪，力戰，數破賊，克司寨，殲首逆李文成，克滑縣，執賊渠，予雲騎尉世職。移剿陝西三才峽匪。事平，擢黑龍江將軍。調烏里雅蘇台將軍、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、葉爾羌辦事大臣。召授正白旗蒙古都統。張格爾之亂，命赴阿克蘇。尋署甘肅提督，兼西寧辦事大臣。歷綏遠城、黑龍江、寧夏、西安將軍。調伊犁，承玉麟之後，休息邊氓，撫馭夷部。巴爾楚克諸地屯田漸興，酌撤防兵。在任五年，邊疆無事。道光十八年，入覲，詔嘉其治邊措施悉當，加太子太保，授內大臣，留京供職。尋授領侍衛內大臣。二十年，病，請解職。未幾，卒，賜卹如例。

論

論曰：回疆之役，削平易而善後難。長齡持重於始，老成之謀。那彥成力祛積弊，善矣，而操切肇釁，未竟厥功。玉麟以樞臣自請治邊，補救綢繆，西陲乃得乂安無事。紫閣銘勳，蓋非幸已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